



王蒙研究

(第二辑)

主编 严家炎 温奉桥

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研究所主办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海洋大学“985 工程”海洋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建设经费资助

王蒙研究

(第二辑)

顾 问 管华诗
主 编 严家炎 温奉桥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干	王 安	尤凤伟	托罗普采夫
朱 虹	朱自强	朱德发	毕淑敏
李 扬	严家炎	吴义勤	何西来
何镇邦	余 华	迟子建	张 炜
张胜冰	陈建功	於可训	柳鸣九
南 帆	贺兴安	郗元宝	郭宝亮
顾 彬	顾 骧	袁行霈	高洪波
夏冠洲	黄维樑	黄世中	崔建飞
童庆炳	董 健	韩少功	彭世团
温奉桥	雷 达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 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蒙研究. 第2辑 / 严家炎, 温奉桥主编.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70-1039-0

I. ①王… II. ①严…②温… III. ①王蒙—文学研
究—文集 IV. ①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613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版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oucpublishwx@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传真)

责任编辑 王 晓

电 话 0532-85902342

印 制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15

字 数 260 千

定 价 30.00 元

热烈祝贺

王蒙先生《这边风景》

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这边风景》授奖词

在王蒙与新疆之间，连接着绵长繁茂的关系，这片辽阔大地上色彩纷呈的生活是王蒙独特的语调和态度的重要源头。《这边风景》最初完稿于40年前，具有特定时代的印痕和局限，这是历史真实的年轮和结疤，但穿越岁月而一样成立的是生活、是人、是爱与信任，是细节、是情愫，是世界、是鲜活的声音。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很少有作家如此贴心、如此满怀热情、如此饱满生动地展现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图景，从正直的品格、美好的爱情、城市的劳动到壮丽的风景、绚烂的风俗和器物，到回响着各民族丰富表情和音调的语言，这一切是为生活和梦想的热忱礼赞，有力地表达了把中国各民族人民从根本上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和信念。

王蒙先生获奖感言

这次获得茅盾文学奖，第一，我感动的是对于40年前动笔今年才定稿出版的这部作品的肯定。历史并未切断与摘除，文学不相信空白，不怕事后诸葛亮，该连续的自然要连续，该弥合的也不难弥合。命名不合乎事宜了，内容仍然可以真实生动。青春能万岁生活就能万岁，文学也能万岁。文学不会是得奖、热闹一阵就夭折。我始终相信文学有一种免疫力，它不会因一时的夸张而混乱，不会因一时的冷遇而沮丧，不会因特殊的局限而失落它的真诚与动人。

局限也可以成为平台，可以成就风格。如果你有足够强大与自由的凝聚力，条条框框可以成为彩头花花式的道具，因为文学归根结底来自人民、生活还有我们从《诗经》开始的文学传统，与全人类的语言艺术宝藏。它能突破、能超越、能起死回生，显示真情、真知、真理，给读者以历久弥新的感动。

其次,我觉得是奖励了一个中国的新疆故事,激活了40年前在新疆的岁月。我怀念新疆的新老友人,尤其是各族人民,在一个并不快乐的年代,与新疆各族人民尤其是维吾尔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手拉手心连心,使我得到了莫大的快乐。脚踏实地增加知识,开了眼界。在一个找不着北与几乎无事可做的时期,我来到了风姿绰约的新疆,我为自己找到了最有意义的事情,学语言、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文化、学贫下中农,写人民、写边疆、写生活,知实际、知艰难、知祖国之大、知人生多彩多姿。有生活做根底,有火热的爱,即使在相对冷冻的环境中,人仍然活泛,文字仍然强硬,追求的仍然是精神生活的美好与高雅。

感谢所有支持我写作此书的亲人友人,已不在世的妻子崔瑞芳;感谢安排我去伊犁农村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林国明与自治区的文联领导刘萧芜、王玉胡;感谢帮助我请创作假的诗人、当时的创作研究室主任,也感谢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同志与许多老领导同志的祝贺;感谢同样有作品参评的维吾尔族作家阿莱提,表达了视为自身荣誉的欢庆。荣誉归新疆。

我还坚信奖的可爱来自文学,获奖的意义在于推动文学,不是相反,不是为了奖而文学。奖重要文学更重要,作品好没有得奖仍然是好作品,得了奖却暴露了作品的缺陷,一时沾奖的光,于人于己于文学无不有愧。李白、曹雪芹、托尔斯泰都没有得过奖。奖不能八卦化、浅薄化、低俗化,奖不是注意目标,更不能一肚子脏水来涂抹一个本因珍惜却绝不可孜孜以求的奖。在我们强调程序的公正性与廉洁性的同时,我也希望强调评奖结果的文学内涵、文学意义、文学判断。我希望有更多的对于文学的关注,对于作家与作品的关注,有对于作品的公开公正的批评与针砭,而不是庸俗的无聊的对于文学奖的信口开河的嘀嘀咕咕。感谢主持、主办、主礼此次评奖的中国作协与各位文友。

【王蒙讲稿】

- 2 关于《这边风景》谈话四则 / 王蒙
8 永远的文学 / 王蒙
24 漫谈全球化与网络时代的中国新诗 / 叶延滨
36 诗词要略 / 周啸天

【名家评点《这边风景》】

- 45 “这部书有多方面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 李敬泽
47 历史的前进性与多元文化的交融 / 陈晓明
50 “旧作”复活的理由 / 郜元宝
53 一部具有独特文学史价值的著作 / 贺绍俊
55 另一个“珍宝” / 何向阳
56 一部具有“预见性”的小说 / 白烨
58 反差和裂缝 / 张颐武
60 穿越历史的写作姿态 / 吴义勤
62 王蒙依然年轻 / 施战军
64 “蒙神”的奇迹 / 王干
66 和解的力量 / 谢有顺
68 历史感与生命感的完美结合 / 张柠
70 噤声时代的文学记忆 / 温奉桥

【综合研究】

- 73 王蒙与八十年代 / 赵一凡

- 85 王蒙的文学存在对于汉语新文学史的意义
——论《闷与狂》等自传系列作品的学术价值 / 朱寿桐

《这边风景》评论专辑

- 100 《这边风景》出版的启示 / 崔建飞
105 《这边风景》的“生活境界”及其审美功能 / 刘起林
116 走进新疆,感受《这边风景》——读王蒙《这边风景》有感 / 王海
119 能穿越时间的作品是好作品——读王蒙《这边风景》想到的 / 彭世团
122 熟悉的地方也有“风景”
——试论王蒙《这边风景》中的生活本体论美学 / 张波涛
132 大好年华,当有赞歌——简论王蒙长篇小说《这边风景》 / 王雪敏
142 理想之光烛照下的现实主义写作
——浅析王蒙《这边风景》 / 郭会芳

《闷与狂》评论专辑

- 150 为什么不是“闷与骚” / 徐坤
154 话语的解放与潜能的释放
——读王蒙最新长篇小说《闷与狂》 / 张光芒
161 感觉的狂欢与长篇小说的可能——《闷与狂》散论 / 温奉桥
170 一个政治知识分子的非典型自叙传——王蒙《闷与狂》简论 / 李钧
176 王蒙文学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关于《闷与狂》及其他 / 红孩
180 “文学隐身术”下的现实穿透力——读《闷与狂》 / 王国平
183 文体的“朦胧”与修辞的狂欢——王蒙《闷与狂》读札 / 史建国
192 生命史的诗性书写 / 杨新刚
198 烦闷的现实,狂欢的叙述——读王蒙新长篇《闷与狂》 / 甫跃辉
200 不同凡响闷与狂 / 马小淘

学位论文选载

- 204 音乐性与王蒙小说的形式创新 / 祝欣

左右看王蒙

- 222 又见王蒙 / 夏冠洲
226 德行嘉馨 言语奇特 政事高端 著作等身——王蒙印象 / 鄢敬新

王蒙讲稿

关于《这边风景》谈话四则

王 蒙

这是一本下了苦功夫的书

“好事不会觉得太晚”，这是俄罗斯的谚语。更令人欣慰的是新疆，是伊犁，是各族尤其是维吾尔族人民，是他们的生动鲜活、他们的幽默智慧、他们的别有趣味、他们的艰难困苦中的光明快乐，还有他们的与内地城市大异其趣的语言与文化，突破了环境与书写的局限，创造了阅读的清新与感动。我感谢书里书外的天山儿女，感谢在困难的时期得到的那么多友谊、知识和温暖。感谢情歌《黑黑的眼睛》，感谢流淌过巴彦岱的大湟渠——人民渠，感谢房东阿卜都热合满·奴尔大哥与赫里其汗·乌斯曼大姐。

这是一本下了苦功夫的书，使我想起了 40 多年前，处于逆境的王蒙，决心按照“讲话”精神，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到边疆去，到农村去，深潜到底，再造一个更辽阔更坚实的写作人；同时仍然热爱，仍然向往，仍然自信，仍然多情多思多梦多词多文。没有许多年的农村生活，没有与各族农民的同吃同住同劳动，没有对维吾尔语的熟谙，没有对于生活、对于大地、对于边疆、对于日子的爱与投入，不可能有这部作品。

真正的文学拒绝投合，真正的文学有自己的生命力与免疫力，真正的文学不怕时间的煎熬。不要受各种风向影响，不盯着任何的成功与利好，向着生活，向着灵魂开掘，写你自己的最真、最深与最好，中国文学应该比现在做到的更好。

重要之点是作品

60 年代(此处指 20 世纪 60 年代)，在我处于逆境的时候，我下决心遵循《讲话》的教导，到边疆去，到农村去，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重新打造一个更

宽阔也更坚实的写作人，打造一个焕然一新的工农化的写作人。按当时的认识，我必须写工农兵，最好是写农民，我只能写工农兵才有出路。就像我在1963年底，坐在火车上全家从北京到新疆时所吟咏的：

死死生生血未冷，

风风雨雨志弥坚。

春光唱彻方无恨，

犹有微躯献塞边。

我到了伊犁州伊宁县巴彦岱人民公社，与维吾尔族农民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曾担任二大队副大队长。

我很快与农民打成一片，讲维吾尔语，读维吾尔文书籍，背诵维吾尔文毛主席语录与“老三篇”。我住在老农阿卜都热合满·奴尔与赫里其汗·乌斯曼家里。我住的一间小屋，在我到来以后，燕子飞来做了巢。每天我与呢喃的燕子一起生活，农民们却从这一点上认定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爱生活，我爱人民，我爱不同的环境与新鲜的经验，我爱雪山与大漠、湖泊与草原。绿洲与戈壁滩。我得到的是爱的回报。当地的农民喜欢我。

你可以说我是在特殊处境下作出的不一般的选择，但是我选择了，我做到了。我仍然充满生机，爱恋着边疆的、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一切：情歌《黑黑的眼睛》、伊犁河、大湟渠、砍土镩、水磨，尤其是各有特色的族群——汉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族、俄罗斯族……还有馕饼、拉条子、哈密瓜与苹果园。我也极有兴趣于开拓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充实自己。我曾经说我在新疆16年，完成着维吾尔语博士后的学业。我至今回想起这一切，更要强调说，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文革”中，是人民保护了我。

乃有了《这边风景》，我确实书写了大量的有特色的生活细节。劳动、夏收、割草、扬场、赶车、灌水、打馕、植树、雨灾……我写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奋斗、挫折、懒汉、积极分子，我写了伊犁的边民外逃事件、复杂的内外斗争，我写了边疆历史的风风雨雨、恩怨情仇，我写了那里的大异其趣的衣食住行婚嫁。讨论作品的时候，有学者说他们看到了西域的“清明上河图”，有的说边疆生活细节排山倒海。一位维吾尔族女教授说：“作家把他的心交给了我们，各族人民也就愿意把心交给他。”

这本书的得奖，最使我感谢的是它将有于人们关注新疆，了解新疆，热爱新疆，走近新疆。我为新疆的兄弟姐妹们高兴。

这本书的得奖，还让我相信真正的文学经得住时间的考验。41年前动笔写

的书,37年前基本定稿的书,现在受到了新的关注。毋庸置疑,写作的年代与现时区别很大,写作时有各种的局限性,可以说当时的写作是戴着镣铐的舞蹈。然而,只要下了苦功,有了刻骨铭心的生活经验,有了血肉相连的感情交融,有了对于大地的匍伏与谛听,有了对于人民音容笑貌的细腻记忆与欣赏,你写出来的人、生活、深情,就能突破局限、摆脱镣铐、充满真情、充满趣味,成就你所难以预见的阅读的厚味与快乐。

仍然是王蒙写的,仍然热爱,仍然多情,仍然兴致盎然,仍然一片光明,仍然有青春万岁的信念,有新来的年轻人的眼睛与好奇心,有对于生活的缤纷期待,有对于日子的珍惜与温习,有对于爱情的讴歌,有对于历史和时代的钻研,都来吧,都来吧。

茅盾奖的获得当然令人高兴。至于获奖与否,并没有那么重要。文学奖引人注目,因为它向读者推荐了文学。奖为文学增光,前提是文学能不能给奖增光,能不能给予心灵以抚摸与冲击、营养与激扬。只有文学本身可爱,奖才可爱。对于奖作各种猜测与解读,应该基于对获奖作品或者提名作品的阅读、品味、感受与评析。离开了作品去研究文学奖,未免可笑与可悲。文学的好处是它的公开性、群众性、长期性,如果奖励的是假冒伪劣的作品,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防止它的出丑。反过来,如果你有好的作品,不奖也还是好作品,奖能锦上添花,奖能促进发行,但是奖不能弥补缺陷,奖不能化东施为西施。把功夫放在争取得奖而不是写好作品上,只能说是作者没出息到了极致。

我想念真正的文学

可以说我们现在的文学很“繁荣”。“文革”前17年,出版长篇小说约200部,平均每年近12部。

现在,纸质书加网络作品,一年上千部长篇,多数是消费性的,解闷、八卦、爆料,还有刺激、胡诌、暴力、生理之类。

我想念真正的文学,提供高端的精神果实,拷问平庸与自私,发展人类的思维与感受能力,丰富与提升人的情感,回答人生的种种疑难,激起巨大的精神波澜。真正的文学,满足的是灵魂的饥渴。真正的文学,读以前与读以后你的人生方向会有所区别。我相信真正的文学不必迎合,不必为印数而操心,不必为误解而忧虑,不必为侥幸的成功而胡思乱想,更不必炒作与反炒作。

真正的文学有生命力,不怕时间的煎熬,不是与时俱逝,而是与时俱燃,燃烧长久,火焰不熄。真正的文学经得住考验掂量,经得住反复争论,经得住冷漠

对待与评头论足。真正的文学不怕棍棒的挥舞，不怕起哄的浪涛。

真正的文学充满生活，充满爱情，充满关切，充满忧思与祝福，充满着要活得更好更光明更美丽的力量。

不要听信文学式微的谣言，不要相信苛评派和谩骂派的诅咒，也不要希冀文学能够撞上大运。作家需要盯着的是大地，是人民，是昭昭天日，是历史传统，是学问与思考，是创造的想象力，是自己的海一样辽阔与深邃的心。

我的处女作《青春万岁》压了23年，1956年定稿，1979年出版第一版，但是它至今仍然在不停地被重印，仍然被摆在青年人的案头，仍然是阅读对象，而不仅仅是研究者的文学档案。

我的《这边风景》，初次定稿于1978年，出版于2013年，尘封了35年。作者耄耋，书稿却比1978年时显得更年轻而且新鲜，哪怕能找出它的明显的局限。

我的《活动变人形》初版于1986年，至今已经出版了29年，仍然有新的版本在重印。

我有时发问，文学作品是像小笼包子一样新出锅时滋味好，还是像醇酒一样经过一些年的发酵效果好？或者两者都是？

文学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一种感动，是一种对精神包容空间的开拓，又是一种犀利的解剖与挖掘，还有痛彻骨髓的鞭挞。从文学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从文学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度量、智慧、灵活与庄严，从文学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美好或者偏狭、高尚纯洁或者矫情作秀。

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是天与地、人与人、金木水火土、爱怨情仇死别生离、工农兵学商党政军三百六十行产生文学。从中外文学史上看，写作人如果一辈子生活在文学圈子里，或者是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太可怜了。他们容易失眠，容易自恋，容易发狂，容易因空虚而酗酒、吸毒、自杀，还容易互相嫉恨窝里斗。

让我们更多地接地气，接天气（精神的高峰），接人气，也接仙气（浪漫与超越），接纯净的空气吧。

眼界要再宽一点，心胸要再阔一点，知识要再多一点，身心要再强一些。我们绝对不能只满足于精神的消费，更要追求精神的营养、积累、提升与强化。

这边风景啊，新疆！

1963年我做了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全家迁往新疆。我认为这是真正的实

行“讲话”，开阔自己，锤炼自己。不这样，就只剩下了死路。

我仍然满心光明与希望。我带着一缸小金鱼坐火车。我写着诗：“日月推移时差多，寒温易貌越千河，似曾相识天山雪，几度寻它梦巍峨。”我吟着诗：“死死生生血未冷，风风雨雨志弥坚，春光唱彻方无恨，犹有微躯献塞边。”

同样在运动中没顶，具体处境不同，我不会因为旁人的情绪反应与我不同而改变。

那个年代，斗争的弦越拧越紧。1965年，我到了伊犁农村“劳动锻炼”。6年时间，我与当地维吾尔族为主的各族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活同学习。我后来不无骄傲地说，我在新疆完成了阿勒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维吾尔语“博士后”。我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

我喜欢新经验，我喜欢有所相异的文化与完全相通的心，我喜欢维吾尔族民歌《黑黑的眼睛》。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种种说法搞得我头晕脑胀的时候，去新疆，我想我更可以比较放心地沉浸在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沙漠绿洲、自有特色的新疆生活里。

古话有云：“大乱避城，小乱避乡。”如果在京，“文革”这一关，恐怕难过得多。

从1974年，我写下了《这边风景》。我对于我写的生活充满了爱与趣味，充满了知识与开拓，充满了投入的激情。我对于我写的土地，充满了眷恋与吟咏。何等的幸运，何等的机缘，很难再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沉潜到如此地步！

40年过去了，人民公社已经不再，记忆仍然鲜活。积极分子的忧愁、懒汉的笑料、热热闹闹的磨洋工、高高兴兴的空话连篇，却仍然是这边风景的独具美好，仍然是青年男女的无限青春，仍然是白雪与玫瑰、大漠与胡杨、明渠与水磨、骏马与草原的世界固有的强劲与良善。

毕淑敏说过一句话，有时候“文革”一类的政治歪曲了生活，但是强大的生活又在消解着歪曲的政治。

所以还是能写。即使戴上了镣铐，真情、热爱、大地的脉动、生活的兴致、感受的真实、伊犁河水的不舍昼夜、天山雪峰的冷傲庄严，都超越着镣铐，都突破着局限，给你的是“清明上河图”，是“细节的排山倒海”（后面两句话是别人讲的）。

而且是怎样的一个切入角度，在1974年，王蒙的批判锋芒针对的是分裂势力，是极左，明白了吧，朋友？

我没有忘记伊犁人对于家乡的“吹嘘”，新疆人说伊宁人个个都是“叻

契”——英雄好汉又兼牛皮大吹！例如，那位靠夺权上台的穆萨队长！

最使我感动的是爱弥拉克孜痛责泰外库的那一段，多少年过去了，自己读到这一段往往会痛哭。一个是尊严，一个是希望与失望，一个是爱情，不为他们落泪，你为谁哭泣？

而在雨灾里伊力哈穆问乌尔汗，你还跳舞吗？使我想起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里对于赵慧文的描写，有什么办法呢？王蒙就是王蒙，清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泡三次，血水里泡三次，然后他问道：“各位可好？各位可老？”他在伊宁县巴彦岱农村住进了一家维吾尔族老农的一间放工具的小屋。三天后燕子开始在这里做窝，一夏天他与呢喃的一家小燕子相陪伴而过。而少数民族穆斯林们竟然从这一点上判断老王是个最善良的人。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与感恩？

写到了开放爽朗的狄丽娜尔突然跳上了俄罗斯族青年廖尼卡的自行车货架子上的情景，那样的事我也有啊。我骑着一辆破车，一阵笑声中一个维吾尔大姑娘已经跳骑到了我的车上，到了她要到的地方，又是在笑声中奔跑而去。那不是个快乐的年代，但你为什么不许我发现与珍惜快乐？

还有赶车夫的生活。还有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情绪。还有四只鸟和一个诡诈的人，那种结构显然受到《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影响。还有1962年伊犁地区的边民外逃事件。还有“四清”，还有汉族的女技术员杨辉，还有雪林姑丽与艾拜杜拉的洞房之夜，我看到为新郎脱靴子的话题的时候，我写到雪林姑丽脸红了，我也脸红了。

在不快乐的时期我找到了我的快乐。在无所事事的时期，我做了可能的最好的事。在小说基本改好以后，我将它尘封了35年，又过了两年，它得到了关注与本届茅盾文学奖。

我想起了一幅国画：“直钩去饵八十年”，大概画的是姜太公？这一切，好像有点意思呢。

永远的文学

王 蒙

大家好!我用这么一个题目,一个原因是由于社会不断发展,特别是传播手段的发展,在一个多媒体的时代,特别是一个新媒体的时代,好像一个手机就能把各种传播的手段都概括尽了。所以,许多年来,不断有着唱衰文学的声音,认为文学正在走向式微,文学快结束了,文学快灭亡了。虽然不必太认真,但也让人想一想文学到底还会不会存在下去。

再一个呢,我算了一下,我早晨回答咱们(中国海洋大学)新闻中心采访的时候少报了一点,按编年史来说,我这是来中国海洋大学的第14个年头,因为(中国海洋大学)麦岛校区作家楼的碑记上写着我是从2002年开始来到咱们学校。这14年来,对我个人的年龄来说,也是逐渐往高处走了,我打算从纵向(的角度)来回顾一下我跟文学的缘分、体会,也许可以构成一个话题,我就这样随便聊一聊。我想先从我小时候的体会说起。

一、交通与温暖:世界不再陌生

小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对于一个婴儿、一个儿童来说,他不了解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陌生感,这个陌生是一种很不安的感觉,所以小时候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在睡前希望妈妈给自己讲故事。为什么?因为他对睡觉也不了解,也很害怕。玩得好好的,突然很疲倦,大人知道这是要睡觉了。小孩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睡觉,他不知道睡觉会掉进一个什么黑洞里面。这时候妈妈讲的故事就给了他温暖,使他和这个世界发生了一种比较美好的、比较亲和的接触。我印象最深的故事当然是狼外婆的故事。狼外婆的故事对于儿童来说,我总觉着不是最理想的,那么小的时候听着让人怪害怕的。几个姊妹在一块儿,然后有人敲门,说(敲门的)是外婆,结果不是外婆而是一只狼,这个让人挺害怕的。可是这个故事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感觉到了母爱加上文学是对生命的一个保

护。给儿童的故事,我最感动的,我感动程度达到极致之一的,是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大臣的女儿被哈里发——一个政教合一(国家)的教长,在新疆叫“海里派”,带走了。哈里发由于被妻子的不贞所欺骗,所以决定每天娶回一个老婆,第二天就把她杀掉,以至于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女子可以让他来娶了。大臣的女儿叫谢赫拉萨达,这个名字据我的考证,就是新疆人的“热西代穆”。她带着她的妹妹,对哈里发说“我明天早上就要死了,现在我给我的妹妹讲一个故事”,(哈里发就允许了)。讲到故事快完的时候,天快亮了,就要上刑场了,(她)就不讲了。可是哈里发听着觉得故事很有意思,就说:“今天不杀,晚上接着讲!”于是晚上又讲,就这样讲了一千零一夜,成为世界名著。

这个故事给我的感动很大,就是文学战胜了暴力,改变了人恶毒的一面。

有一年我在新加坡(作)讲座的时候,没想到的是,主持人在评论我的讲话的时候说:“我听了王蒙先生讲的这个给儿童讲故事的事,我有一种感慨,什么感慨呢?因为在新加坡母亲已经不给儿童讲故事了。讲故事的任务已经由菲律宾女佣来承担了。”一下子让人觉得人生中最美好的一种体验正在消逝。

大一点了,上小学了,我回忆我这辈子读的第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呢?是1941年我快满七岁的时候,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小学二年级开始有了造句和作文课,当时还是敌伪时期,我买了一本《小学生模范作文选》,第一篇文章叫《月夜》,《月夜》的头两个字是“皎洁”,(接下来写的是)“皎洁的月儿升起在天空”,这也给我极大的感动。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是月亮我已经知道了——当时北京雾霾非常之少,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城市之一,气候又比较干燥,所以月亮看着特别清晰。那时候外国有一篇散文就写道:“这里的天空蓝得像北京一样,像马德里一样。”一个是北京,一个是马德里,是全世界天空最蓝的城市。现在马德里的天空蓝到什么程度我不了解,北京的天空,昨天的《参考消息》上登着新加坡、意大利、英国都报道说今年以来北京的天空比去年至少要好一点,所以我们还可以寄很大的希望——那时候常常看着月亮出来以后:呀,怎么会亮成那个样子呢?!但那又不是那种很强的光芒,那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不知道,但我看到了“皎洁”,又“皎”又“洁”,我觉得我太幸福了,因为从此我一看到月亮:哎呀!皎洁!皎洁就在这里。这个世界对我又更亲近了一步,不是那么陌生了,因为它是皎洁的,我知道用“皎洁”来命名月亮是最合适不过的。这里有一个很大、很深刻的问题——人类和世界交通的过程。

人类和世界靠近的过程是一个命名的过程。人生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命名的问题——它叫什么?你吃,你得知这叫什么、吃的是什么。人家